

928
1
26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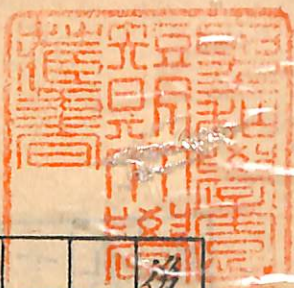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五

題跋

方一軒諸帖

閣帖

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珍藏某本或用高價得某本  
皆非真者字畫豐穠有精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  
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淳化間所賜御書喻  
言等帖皆用此墨不可以偽無競弟始傳汪端明李  
路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校予偶於故家得第  
五卷一軸非潭非絳非臨江非禹武岡甚異之試取



汪氏所記行數視之皆合又於某家冥搜得第六第九第十卷行四方必以自隨二十餘年而不能合晚使江左忽有示此帖十卷者李瑋駙馬故物也後有朱印云李瑋圖籍上賜家傳子孫有德保無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三千楮得之其秋被召為少蓬始呼匠裝飾大蓬尤伯晦見之曰珍物也又曰某有三本昔山谷嘗嘆無萬二千錢致一本時幣重物輕一可當十彼時已直百餘千及今安得不愈貴重然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它本刊卷數在上板數在下惟此本卷數板數字皆相連屬二也它本行

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東本每板皆全紙無接黏處一十卷無一板不與汪氏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板行數或多或少而不肯剪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余得汪氏之訣不敢獨善逢人必告方君敬則楷用余說求得十卷前四卷稍渾全後六卷為或者剪裁然墨色如新比余本無毫髮異不謂吾鄉有此秘寶帖未有端明蔡公親題云黃子正示及因習草法未有子正印子正不見它書惟端明跋某僧臨脊令頌頌云黃元吉子正得之曇休子

正名元吉僅見此跋曩余先得四卷尚未敢深信汪氏及得江東本始知汪氏之不誣及見此本益知余本之可貴吾鄉前一輩好古博雅如肯庭鄭氏雲庄方氏所收皆贗本而相夸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噫汪氏之譜未行雖鄭方不能辨真贗既行雖余之淺聞乃足以識真贗况若敬則好之篤而求之勤乎或咎余不當以其訣授人余曰贗帖惑人多矣余之說傳贗帖息而真帖出不亦書畫家之一快乎敬則其取汪氏所記老夫所跋併刊之以廣胸次而聚嗜好也

絳帖

坡公重潭帖山谷自嘆閣帖不可致僅藏潭絳帖此時二帖未分優劣自中原幅裂北碑難得始輕潭而重絳矣頃見王簡卿侍郎評絳帖尤貴潘氏城博本敬則此二十卷潘本也凡今本漫漶殘缺處此皆可讀後第二卷唱箭帖秀岳帖與錢俶詩視它本彼缺而此全梁武帝帖與後第十卷顏魯公帖視它本彼全而此缺帖家以全多缺少者為寶然則潘本絳帖中之尤善此本潘帖中之尤善

盧鴻草堂圖

此字君舊物也今為方楷敬則珍藏第所書十志多  
誤字幾不可讀如期仙磴一章謂靈仙彷彿可期儒  
者毀所不見則點之疑冰之言信矣此用蒙叟夏蟲  
不知冰事及荆公蟲疑冰之意今書疑為凝大可笑  
揚風子之跋贗也周益公之跋亦贗也鄭編修家有  
絹本亦然余既借本命工摹寫托竹溪林侯作小楷  
書十志林苦訛字不可致詰唐文集中無盧鴻又別  
無善本可參校遇訛字則闕之

亞栖書

僧中善書者智永智果辨材懷仁懷素高閑亞栖書

皆不足以望其彷彿此帖未見所謂飛鳥出林驚蛇  
入草唐末僧如貫休齋已亞栖之流詞翰若不甚高  
而自稱譽太過矣夫字以工為貴豈以其嘗供奉翰  
林賜紫為貴哉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谷猶  
不愛况人物有高于谷者耶

高宗御札

臣以諸家記載攷之皆云邦昌誅由李綱然邦昌賜  
死綱已去位其議實自綱發之暴罪之詔有云宿福  
寧殿使宮人侍寢綱家有宸翰云華國靖恭夫人李  
從和見只就內中取問仰李綱取於開封府枷訊烏

乎邦昌何所逃其死哉初紹正統首黜閔位聖君也甫提相筆先誅叛臣賢宰也本不必辨但藉半臂事人所共知宸翰世所未盡見蓋誅叛之舉出於獨斷網贊之爾華國李姓名從和王明清誤以李為彭繫年錄不載其名

蔡公帖十二

蔡帖惟觀書記真行草諸體皆備當為公遺墨之冠此軸若使靈寶見之必充厨後竊去使京東學究見之必設計豪奪使米顛見之必要作贗本脫換敬則其善藏之無落諸人姦便觀書記

世人臨書全如崔炎假作魏武桓温貌類劉司空亦可遮瞞俗眼弟恐為白奴使及劉家舊碑勘破耳蔡公臨轉授訣九分逼真使率更見之不能辨也嗚呼可謂藝之至者矣臨率更轉授訣

右蔡公十帖雖或止半幅或止數行皆有義味可研尋如云至杭未嘗遊覽足以見其勤於政也云忝知制誥家世孤貧母氏思歸足以見其難於進也云造宅已畢田未有涯又足以見其貴貧而貧也至於論瘞鶴銘諸葛漸筆唐供奉墨問歛郡墨工姓字皆翰墨家所願見者于時杜丞相唐彥猷與公皆以書名

世杜餉公衆鬚筆公嘆其精妙故相以十筆遺從官私覲之禮止此今人寄毛錐子少亦百枝安得有佳筆哉墨似廷珪法者竟不知其為何人十帖中或有可疑者然真蹟要非贗筆所能亂又先賢言語自有一種意度後人強學之不近也內卜葬帖云地里家說無了期但無風水免鄉人言可矣通人之論也近世尤專用葬書魏元履葬於平坂穴地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水燥則辟風魏公之寔無乃太卑濕乎甫人重黃涅槩馮伯韶兩墓師如神其所點

穴或在高峯或在廣野有鳳凰展翅玉帶出匣之說為其學者無二師眼力塊守死法高則入雲下則及泉惜無以公之說藥之論樂帖云欲知古樂必由胡部乃能通世儒謂刪後無詩公之於樂雖胡部亦不廢皆學者所當知也此帖隸法尤妙

杜祁公帖

杜祁公字散見諸帖皆行草而楷法極罕見此帖十  
一行一百三十八字皆端楷無一畫草又以知古者  
改官追贈婚嫁生子皆禰廟告公自題其末云至和  
乙未歲季夏錄此九字草聖尤妙蔡公復題十字云



杜祁公親書見授其謹記蔡公習於禮者觀家廷上  
壽儀可見然猶問禮於祁公得公所錄寶藏之如此  
此其所以為前輩歟

唐彦猷諸公帖

此冊位置稍雜蓋以人論則楊大年蘇子由曾子固  
范淳大陳了翁當作一編以字論則唐彦猷林夫與  
別冊子才翁子美字當作一編劉共父樞密帖當編  
入南渡後諸公翰墨間名俊者何人豈張循王耶此  
一幅可疑

御賜滕王發畫馬圖

滕王初名甫元祐初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  
道按公事秦陵歷蘇杭鄆三州帥太原尤有威名此  
圖云賜滕王發者必在并門時也始裕陵常以奎畫  
處分西北事宜故前輩有夜書細札賜邊臣萬里風  
雲入長笺之句若秦陵宸翰臣庶之家蓋不多見滕  
公本傳及他書俱不言嘗有此賜當以訪博識者  
四諫帖後有孫尚書仲益跋  
孫公作此跋時未秉譙周李旻之筆也過江後不  
能復為此言也

東坡玉堂詞草

坡公之文使不善書者書之亦可愛况公自札乎或疑此卷筆抹多而點畫拙似非公書夫六十老人詞頭夜下攬衣呼燭頃刻成章豈暇求工於字畫乎公固云乞那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則此卷乃真蹟無可疑矣

蘇黃小米帖

吾里收書畫家有數昔惟城南蔡氏萬卷樓方氏後有藏六李氏雲庄方氏然尤物在天地間聚散來去不常藏六雲庄之所收者往城南萬卷舊物也俯仰未三十年眼中所見書畫凡幾易主昔藏百千軸者

今或無片紙而錦囊牙籤罕見於墨林方氏上塘鄭氏壽峯方氏則又皆藏六雲庄之散逸流落者也墨林壽峰皆萬卷樓之族書畫入族人手猶子孫也此冊惟坡公海棠詩尤真余所見凡數本壽峯紙本墨林絹本吾里已有二本未知世間共有幾本也小米書不及父恭惟思稜之評萬世公論其謂山谷字得蒼頡悟門良不可曉

元祐王樞密奏藁

熙豐羣小怨元祐諸賢刻骨其尤深切者如劉萃老王彥霖劉器之范淳夫梁况之五六公它日遂與粉

昆之獄引用九族當坐之法向非秦陵保全則此數家無准類矣公雖早薨不及見猶名刊黨碑子孫禁錮烏呼自昔端人正士欲為朝廷區別忠邪卒之忠邪不可區別而身反受其禍如蕭望之張猛王章京房之流多矣此朱子跋王公奏藁所以三復太息而不自已歟王公遭黨禍朱子罹學禁晚節畧同跋此卷時紹熙改元時事比之乾淳漸變矣深味朱子之言可悲也夫

李承之諸帖

李承之詩行於世字則未之見此帖端勁姿媚有石

曼卿籌筆驛詩意度可寶也名覺者必是萃者素不工書此帖乃吏禮不必存孔經文陳伯修以人重不以字重襲深父亦然

曾子開鄒道卿帖

建中靖國改元曾子宣當國有可復為元祐之機廼方與韓相師朴爭權主紹述而援蔡京然則子宣者真千萬世之罪人也當時雖以子開之賢不能諫止了翁乃欲以一右司郎官挽回其意難矣子開答朱給事書云袁拙於此豈能恕然但再三則瀆終恐無補弟兄間猶以瀆為慮然則士欲進言於相夫豈易

哉道卿方自昭州召還而有決難再用之嘆又欲乞  
一便卿奉親處豈非前知它日之必反覆未知所稅  
駕歟朱公與曾鄒善其同入黨籍不亦宜乎

李忠定手抄詩

忠定公手書自作詩得一二篇已足貴此二冊凡八  
十篇皆建炎策免後避地入閩所作雄詞勁氣有橫  
絕九州揮斥六合之意卷中如許右丞三友詩所謂  
吳李孫者元中丞相也伯野樞密也忠定也忠定和  
許詩云我生值艱虞慘淡風霾昏挽翁共出力一廓  
扶桑暎此志竟蕭條相顧聲為吞時孫扈從北狩吳

南遷忠定與許公皆去國凡欲嬰王室不肯與虜哉  
天之人稍凋落北向之志凌表保安之勢遂成誦忠  
定此志蕭條之句可以流涕痛哭也昔於忠定孫景  
溫架閣家見南渡諸老與忠定詩文皆忠憤感慨語  
又於象先上舍家見忠定手藁數巨編及當時所畫  
宣和金人圍城圖虜陣有置我師守禦甚精詳景  
溫所藏存亡未可知象先書畫稍已散落嘗密訪圍  
城圖已不存矣此二冊亦象先舊物故則善藏之

許右丞諸賢書

許右丞與李忠定論易春秋各一書皆密行細字二

書計三千餘字皆端重真楷無一點畫草草書言吳元中每得翰經解必論刺數十條翰輒因其言時有刊定惟論莊子內篇與易乾坤相表裏徃反數終不可合又云所誨經史闕文謹當思而改之夫公位高則不復學時危則不暇學三公皆已為宰輔而猶力於學時吳過嶺李過海許公自言虜騎渡江所向摧陷翰去分寧阮劉陽伏平江轉徙山谷林薄間脫而死毫釐而猶不忘學今士大夫位望未及三君萬一已束書不觀非有胡虜盜賊家族性命之厄直謂身已貴不當如窮書生吃吃誨爾貫爾許公書人人當

摹一通置之座右汪玉山輩行後於許邦彥豈士美乎美成乎與汪玉山孫仲益帖當削去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帖當別編

鄧栢欄字文樞密詩帖

栢欄公詞翰當編在炎紹諸賢間于石湖稍後出不可并也圻公功名人也亦非栢欄之倫宇文公上帖罕五詩造次顛沛不忘朝廷其云人生有死渾閑事不斬奸邪此恨深又云橫磨大劍人何在裂背穿胸不汝忘豈非追原禍亂之始恨不食京黼貫攸之月乎覽其遺墨為之一涕此帖似宜與死節者同編

江民表三賢帖

此冊惟江謝秦三家當存餘皆惡禮當刪余舊誦江公諫書知其為鄒陳輩人爾後見其趙良欵云春光吳地減山色上林深比之鄧肅花石網詩彼刻露而此含蓄矣此卷如高低山接勢清淺水分灣亦警句蓋深於五言者惜未見其全集謝字聖藻歷給舍以論事不合秦字辯之漕陝西以主棄地與江公俱列名黨籍云

朱張書

朱張字固可寶但其間一二幅使人代作者不必存

也

夾漈艾軒帖

夾漈薦邱鐸於某人云尚書之門可以遺鄭樵不可以遺邱鐸噫其先人從已有如是耶艾軒與夾漈書云兄去吾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學又云前數年間夾漈說使心開目明其推賢服善又如是耶今人仕同時則噪惟恐人之先己也名軋己則忌惟恐人之勝己也此前輩之所以為前輩歟

小米二徐吳傳朋書

米元暉徐明叔徐穉山吳傳朋皆南渡後善書者聚

為一編深合位置後二帖非其倫也

中興三相帖

右李忠定奏藁三趙忠簡陳忠獻張魯公帖各一三  
公皆中興賢相江左所持以立國者其遺墨當自為  
編不可雜以他帖第一板名絳者子葉乎厚之乎非  
同時又人品各異宜削去忠獻帖前一板非忠獻筆  
細視其名乃汾字非浚也汾忠簡子也後人不察以  
汾為浚亦宜削去

中興諸相帖

此帖聚南渡以後宰相真蹟然亦有不必存者第一

板似非李忠定詩或是同名縱是李公之筆亦不應  
入此編也內周丞相書蓋答艾軒諸子艾軒以集撰  
歿其家求郵典公告以劉汝一諫議陳季陵侍郎皆  
帶集撰并無恩數且勉其昆仲力學又云復之之子  
一上而收巍科復之者余叔祖正字也時阜陵尤惜  
名器以艾軒之賢身後止官一子其後始有嘗除從  
官未供職死亦有已死而除從官者有自集撰追除  
侍制者皆得以京秩奏薦蓋論撰次對雖止隔一階  
而從官庶僚恩數絕異此 先朝所以靳而不予人  
與

陳懶散帖

此冊以字論之只有陳懶散與蔡子正一帖當留觀懶散筆意猶有才翁子美氣骨其後遂變為于湖石湖矣

小米畫

古畫皆着色墨畫盛於本朝始惟文與可李伯時後陳坡寶晉父子迭為之庶宣仲王清叔亦著名然元暉千幅一律世有無根樹濛濛雲之嘲可謂善謔矣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於小官命也夫

妙善帖

此老不求工於翰墨而英傑之氣自不容掩如此使其衣逢掖冠章甫力量氣魄朱晦庵陸象山輩人也

丁晉公諸帖

丁謂之章子厚呂吉甫蔡元長元度居安五六公翰墨世所罕見彙而藏之亦可謂之傳矣程沙隨評章子厚書為本朝冠又曰後五百年議論乃定果如程氏所云則此帖似非真蹟末一幅恐非李資深字名偶同云

花光補之梅



之至者不雨能花光補之專為梅花寫真所以妙  
天下文湖州於竹李伯時於馬皆然今畫者無所不  
畫既不能皆工歸於皆拙而已詩與文亦然

蔡公書朝賢送行詩序

此字與余所藏三畧字體無毫髮異三畧乃寶元己  
卯墨也時年二十八序乃慶曆壬午筆也時年三十  
一字雖精麗未免矜持視晚守錢塘書清暑堂記時  
信有老少之異然欲學公楷法必自三畧始自此序  
始余聞古之善書者由楷以入行草非由行草而入  
楷也羲獻虞褚皆然本朝惟蔡公倏此能事米無楷

字蓋行草易而楷難故減帖之家有贗米無贗蔡敬  
則什襲此序客來求觀立數丈外視之可也

再跋

一太常博士出倅而朝賢餞以詩者八十三篇師四  
之賢可知也案師回名鑄亦莆人序書字而不書名  
陳某而已陳以天聖五年公以天聖八年繼擢甲科  
與陳輩行爾而卑下之如此可為後生法

又蔡公書四軸

右孝嚴殿記凡一百六十有一字在公衆書中筆畫  
差瘦蓋公暮年得意書與清暑堂記皆從心不踰矩

之筆也 孝嚴殿記

蔡公不以詩名然草際飛螢乍有無詩家杳渺之音  
也有王右丞韋蘇州之風清暑堂會同年詩

蔡公尤自珍其所作散隸此數紙或斷裂文義不全  
或翻覆紙背書之譬如珪璧雖復殘闕猶可寶也

余所見蔡錄凡數本暮年乃見絹本豈公自喜此作  
亦如右軍之於袂帖屢書不一書乎公吏事尤高發

姦摘伏如神而掌書吏輒竊公藏藁不加罪亦不窮  
治意此吏有蕭翼之癖歟其他作姦犯科者不同耶

可發千古一笑淳佑壬子十月望日某書時年六十六

絹本茶錄

唐明皇鵲鷓頌

黃公不知何人其與忠惠公翰墨往還如此所收閣  
帖十卷與此卷皆為蔡氏所藏當訪黃公始末它日  
別為作跋

又

始余見此頌及閣帖跋深恨不知黃元吉為何人後  
見集古跋錄云皇祐至和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  
吉者以明皇自書鵲鷓頌本示余乃知元吉為中貴  
人也歐蔡在當時尤為嬖宦所仄目且何為日與元

吉往還也豈其人嗜好儒雅異於其類二公不絕之  
耶歐公書著名是矣蔡公并稱其字則愈可疑豈字  
子正者別一元吉耶然此頌歐公尚把玩之末論真  
本雖臨本亦可貴也

好一集錄

歐陽公集金石錄千卷趙德甫續錄二十卷歐輔臣  
也趙宰相子也侍從也皆仕當天下全盛南北未分  
裂之時然各費二十年網羅收拾所獲止如此南渡  
後北碑沒難致方君敬則妙年被服儒雅凡世間貴  
介公子裘馬劍射梨棋聲色之事率皆不好惟酷嗜

古文奇字間有一善碑一真蹟必高價訪求不得不  
止所收為吾里諸故家之冠而北碑尤多自石鼓峴  
山詛楚至隋唐殘碣斷刻一一裝飾而笈藏之積至  
六百餘卷日增而未已也他日君年益壯仕益顯網  
羅收拾益廣則其數必侔於歐趙二家矣余雖老庶  
幾見之

乾道學官詩卷

朝士補外同舍郎分韻賦詩以餞別故事也艾軒先  
生繇小司成出使廣右兩學同僚餞者十有七人今  
詩皆存惟逸二篇乃陳公居仁何公澹所作此十七

人者四至侍從一執政餘多當世名卿蓋是時學官  
極天下選可謂盛矣內賈公偉者故龍圖閣學士贈  
太師公之父今資政殿大學士秋壑公之祖非所謂  
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者耶艾軒之後寔微外孫方之  
泰字巖仲澄孫字蒙仲繼擢科第篤凱風寒泉之念  
艾軒祀賴以續書賴以傳此卷為巖仲寶藏暇日示  
余因記莆陽志謂艾軒使粵以張說除僉樞不往賀  
而去按說除西府在七年三月使粵在九年四月記  
鄉人事猶不免誤則傳聞失實若此者多矣不賀說  
一節當在為著作郎之時忠誤宜修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五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六

題跋

方蒙仲通鑑表微

蒙仲示余通鑑表微一編為讀袁氏紀事本末而作此等文字前有范氏唐鑑後有胡氏管見朱氏綱目聖賢復起必從之矣蒙仲又別為書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嘗謂公論根於人心石勒不識字聽人讀漢書評量亦不錯不必學士大夫然後能持論也惟夫為呂武立紀以魏繼漢書諸葛亮入寇之類大經大法皆與孔氏背馳以凍水公之賢而不能改前

史之誤先儒自伊川有此見范氏胡氏畧發之而未盡至朱氏綱目出然後女主始不得以移國命閨位始不得以干正統揚雄始不得不為莽大夫狄仁傑始不得不為周司空諸葛亮始得為漢相陶潛始得為晉處士可以破一世之盲瞶開千古之心胸矣自朱氏所條大經大法之外若無甚難通者温裕廢篡貽笑於胡此公論之在夷狄者莽堅僭竊愧見其女此公論之在女子者廖立哭亮却超譽元此公論之在怨仇者慶忌救雲萬福拜城此公論之在武夫者遮道借恂袖瓦送寶此公論之在小夫賤隸者夫夷狄

異類也女子懦者也怨仇其心不平者也武夫悍者也小夫賤隸微者也其是非褒貶之公如此而况于學士大夫乎蒙仲此編不必就識者而商論求名人之印可試示之夷狄仇怨告之女子武人小夫賤隸如其皆有愜志皆無異論它日必與三家之書並行設有一人焉疑某義未安指某義未瑩當改之又改之歸諸是而後已否則意雖新而駭衆論雖高而無助余恐嗜膾炙者多而嗜艾昌歎者少而是書孤矣

方蒙仲記過集

記過集者蒙仲存其國子秋賦別院省試大廷甲科

之程文也或曰士既成名當志其遠者大者已陳窮  
狗彘以存為余曰是大不然董仲舒劉蕡他文不傳  
然自漢唐至今莫不目舒醇儒敬蕡敢言者以二人  
之策存焉爾蒙仲奉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  
之氣脉明公論以強國之精神夫既主君子他日必  
能與希文俱貶有倡斬頤萬段殺權滅口之說者必  
不忍和聲矣既附公論必能陪君實喫劍有獻愛莫  
助之圖建紹述之議者必不肯挂名矣然則蒙仲此  
編非直一時策名之梯媒實六萬世青備之案據欲勿  
存得乎昔荆公曾中制科人云曲學暮年終漢相高

談平日謾周公詩則壯矣然公相業似愧其詩蒙仲  
不可又愧其策也

趙南安餞行卷

南安趙明府之官茂實尚書用之少蓬皆以詩餞余  
纍然哀疚不能詩贈之言曰古之為宰者多矣余嘗  
以為仲由之于蒲不如言偃之於武城西門豹之於  
鄆不如宓子賤之於單父蓋由以才偃以德豹以智  
子賤以仁此夫子所以動聞絃之喜而太史公所以  
著不敢欺與不忍欺之辯歟夫芝朮不攻治而疾疢  
平鸞鳳不驚搏而雄狡伏明府行矣余耳冷不聞於

為子之歌久矣庶於明府見之

何謙詩

以詩為難耶則寺人賤妾之作列于三百五篇以詩為易耶則伯魚之賢而未為周南召南左史倚相之博而不知祈招自四靈後天下皆詩人詩若果易矣然詩人多而佳句少又若甚難何歟余嘗謂以情性禮義為本以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世有幽人羈士飢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宗主斯文而於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歟余識何君乃翁嘗品其詩今

君復以詩名翁詩質實而飽足坐宵中書融化于書所欠高簡君稍變體借虛以發實造新以易腐因難以出奇蓋乃翁機軸近於余所謂以書為本以事為料者君又能以意為匠書與料將受役于君矣或曰子評碩師鴻儒也甚嚴取羈人幽士也太寬可乎哉余曰子論人余論詩奚為不可或又曰古今詩不同先賢有刪後無詩之說夫自國風騷選玉臺胡部至於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體製也歷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君之情性豈與余異哉乃用朱筆摘其警語而歸之君名謙



趙阜示王李徐三賢書

士不以見知于當世之貴人為難而以見知于當世之賢人為難蓋貴者能軒輊人於一時賢者能榮辱人於千載學者于此二途宜何擇哉尤竊趙君阜嘗筮仕福清民服其廉李公寓客也故薦之力又嘗衡文建安士稱其平王公府尹也徐公郡前進士也故期之遠趙君於三君子非親非故直以廉平二字見知亦足以見趙君之賢也夫又足以見三君子之賢也夫

方汝一文卷

端嘉間余見蒙仲之文而愛之蒙仲數稱其族弟清卿後十餘年清卿始示余易論二十篇中興將相論十篇它雜文并古律詩若干篇皆黜陳腐崇古雅自有一種氣骨賤利祿貴名理自有一種意味寧貧平原之金不受也寧病康子之藥不嘗也寧饑胡奴之米不炊也其自重如此而又苦思冥搜永歌長謠往往出新意於前人機杼之外畧追扳蒙仲而澹泊之味深湛之思則過之昔王筠夸王氏人人有集余於方氏父子兄弟亦云蒙仲既擢高第清卿亦再詣太常其行也微言於余余聞前輩之於交游也不進

其有餘而每勉其不足清卿非不足於文者然有一  
馬夫主司常歎無好文字士子常恨無明主司二者  
相詬病久矣惟韓子之論極平譏陳商高深其詞而  
不合一世之好欲孟郊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商之  
文韓子三四讀尚不通曉郊之詩過于寒雖坡公亦  
廢卷而掩耳矣則此文此詩將安售乎夫子曰辭  
達而已矣余觀今昔之宗工鉅儒其所論述大薦之  
郊廟小刻之金石皆辭達而聲和者也竊意達者如  
長江洪河千曲萬折必會於海歟和者如鈞天虞廷  
萬舞九奏必叶於律歟清卿誠以余言達其高深者

和其寒者余將賀大宗伯徐公張公之得士矣二公  
所謂明主司也清卿所謂好文字也清卿方氏名汝  
一其再薦也名汝則

林灝翁詩

林君少嘉示余詩篇篇幽遠字字殊妍品在唐人家  
數詩中夫詩如花卉然清絕者莫如梅穠艷者莫如  
海棠取次軒檻一枝半朶固足以傾城而絕代矣頃  
余嘗遊於儀真之梅園極目如瑤林琪樹照映十餘  
里又嘗飲于豫章某家海棠洞老樹樛結不知其數  
其開也日光花色如卿雲瑞錦其落也萬點糝地如

紅雨絳雲二者皆極天下鉅麗之觀與軒檻所見者異矣少嘉此集特其一枝半朵者爾余已為之動心駭目它日盡出古錦囊中所謂極天下之鉅麗者余之動心駭目未已也

再跋陳禹錫杜詩補註

學者多以先入為主童蒙時一字一句在胸臆有終其身尊信之太過膠執而不變者昔人溫故將以知新如此觀書謂之溫故可也知新則未也頃年讀禹錫杜詩補注凡余意有所未喻而未及與君商確者後十餘年禹錫示余近本視前編剗削竄走十之

七八或盡改之偶有一新意得一新義則又改之而未已人皆疑君之說新而多變余獨賀君之學進而未止也蓋杜公歌不過唐事他人引羣書牋釋多不詠着題禹錫專以新舊唐史為案詩史為斷故自題其書曰史註詩史此其所以尤異於諸家歟然新舊史皆舛雜或採摭小說雜記不必皆實前輩辨之甚詳而禹錫於三家書研尋補綴必欲史與詩無一事不合至於年月日時六下筭子使之歸吾說而後已昔胡氏春秋傳初成朱氏云直須夫子親出來說方敢信豈非生千百載之下而懸斷千百載而上之事

雖極研尋補綴之功要未免于遷就牽合之疑乎然杜公所以光焰萬丈照耀古今在於流離顛沛不忘君父禹錫於此等處尤形容發越得出使子美親出來說不過如是

郡學刊文章正宗

頃余刻此書於番禺委同官盧方春輩置局刊誤屬以台去去時書猶未成後得其本殆不可讀有漏數行者有闕一二句者有顛倒文義者如魯魚亥豕之類則不可勝數意諸人為官事分奪未之過目耶抑南中無善本參校耶每一開卷常敗人意其後迺有

越本亦多誤莆泮他書差備今君文學王君謂朱先生易本義精于理者也謂真先生此書遠於文者也既刻本義遂及正宗或慮費無所出君命學職丁南一鄭巖會學廩量出入得贏錢六十七萬而二十四卷者亦畢工吾里藏書多善本游泮多英才傍攷互校它日莆本當優於廣越矣世固有親登二先生之門執經北面師在則崇飾虛敬托此身於青雲師死則捐棄素學束其書於高閣者君妙年前不及朱後不及真而尊敬二先生之心拳拳如此豈不甚賢矣哉君名庚字景長溫陵人

林景復北地詩

景復始為山陽之後今丞相安晚鄭公贈之詩曰淮  
海轅門立竒士要看左袒為劉時景復雖為叛賊驅  
之而非羈囚山東瀕死不屈可謂無負安晚之詩矣  
今督相信庵趙公方制東閩捐金用間智瑩隨會得  
以反國景復未歸帛書不絕密報虜情既歸膽氣益  
壯願為時用可謂無負信庵之知矣士大夫負才業  
志節惟恐不為當時有力者所知此二鉅公有大力  
量出將入相譬如種蠶分國而治以功名富貴與人  
如反手其於景復知之如此愛之如此而南歸十

載僅得烟瘴中一壘國家憂顧在西北機會在西北  
景復士如之何其不北旆而南轅也昔洪忠宣公留  
穹廬十六年而歸不免南遷宗正少卿方公美朝八  
陵行萬里反命不容于朝出使閩廣曰檜惡之也景  
復之遇二相與二公所遇之時不同矣而仕途遭迴  
無以大異於二公則又不可曉者曩余忝少蓬蕘詞  
掖謁信庵于西府從容問景復未用之故公蹙然曰  
智將不如福將古人云君相不言命相亦言命耶余  
別景復二十餘年再見則皆老矣景復盡出北地諸  
詩因書其後既為景復嘆又為二相惜也

庚戌寫真贈徐生

此何人耶問於室室人不知問於市市人不知或曰此吾里之後村翁也余觀古世所傳古人物其美哲悅澤者未必然惟病瘁恹醜者不容偽余徐生狀余極維摩之詰病屈大夫之悴壺邱子之恹哀駘駝之醜君似矣而卒不似豈余貌之難似耶豈生有所靳於余耶生字少高其技為一郡冠

又贈陳汝用

畫者為余記頗多矣朝衣朝冠輒不似儒衣儒冠輒又不似暮年悉發篋而焚之陳生汝用獨為長松恹

石飛湍急瀑著余幅中燕服杖藜其間見之者皆曰逼真他畫師見之者亦曰逼真昔顧愷之畫謝幼輿曰此子宜置之邱壑中陳生得其訣於虎頭耶然生以藝資身者也當為世人間貴人冠進賢冠腰大羽箭者奮妙筆開生面大則播身價小則輦金帛顧愷之意模寫坵壑中人藝雖工如貧何

楊浩裡祀賦

長溪楊君浩示余淳祐裡祀賦余曰昔杜子美嘗為此賦矣于時有韋見素房瑄一二公主盟于上李邕王翰諸人推挽于下然猶潦倒流落袖中賦草飢無

可炊君賦未知比子美何如世豈無章見素房瑄李  
邕王翰者坐廟朝立臺閣未知君所厚者幾人若皆  
無焉余恐不特賦誤君而君亦誤賦矣乃書其後而  
歸之

黃孝邁長短句

為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尤藝文之下者也  
昉于唐而盛于本朝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脫換李賀  
語爾而伊川有褻瀆上穹之誚豈惟伊川哉秀上人  
罪魯直勸淫馮當世顧小晏損才補德故雅人修士  
相戒不為或曰魯庵亦為之何也余曰議論至聖人

而止文字至經而止楊柳依依雨雪霏霏非感時傷  
物乎雞栖日久黍離麥秀非行役吊古乎熠熠宵行  
首如飛蓬非閨情別思乎宜魯庵之為之也魯庵已  
矣子孝邁年英妙才超軼詞采 出天設神授明儕  
推獨步者宿辟三舍酒酣耳熱倚聲而作者殆欲劇  
劉改之孫季蕃之壘今士非簞策子不暇觀不敢習  
未有能極古今文章變態節奏而得其遺意如君者  
昔孔氏欲其子為周南召南而不欲其面墻它日與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蓋君所作原於二南  
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烏得以小詞而廢之

乎

清源新志

温陵郡自南渡有屬籍屯兵二費始猶支吾久益之  
 絕佩二千石印綬而來者類汲汲鮮惟有不可為之  
 歎由是郡多闕典相臺韓侯既建牙開府綱紀肅條  
 教清曾不數月昔所謂不可為者皆及解冰釋坐以  
 無事暇日對賓客曰郡志五十年不續六闕典之一  
 也以屬寓士徐君仲晦王君無逸二君訂舊聞之尤  
 訛舛者失記載者摭近事之有考據者未流傳者為  
 新志十二卷起嘉泰辛酉迄淳佑庚戌事之終始政

之公萃循良之遺愛者耆舊之緒言網羅畧盡前輩  
 謂本朝邵國圖經惟宋次道河南志最善以其簡而  
 備也留丞相序舊志稍病其繁新志贈五十年之事  
 名益五卷而文實損于昔庶幾得次道遺意二君橐其  
 書且以韓使所作序示莆人劉某莆於温陵故附庸  
 也因題卷末韓侯名識仲晦名明叔無逸名稼仲晦  
 弟茂功名茂叔於是書尤有勞

林合詩卷

古之善鳴者必養其聲之所自出靜者之辭雅躁者  
 之辭浮愬者之辭暢蔽者之辭礙達者之辭和捐者



之辭激蓋輕快則鄰于浮僻晦則傷於礙刻意則流於激石塘兩生之詩獨不然同用事琢對如斤妙而鼻聖不傷合運思鍊句如韶奏而樂懸皆諧大率無輕快僻晦刻意之病或疑兩生年甚少何以遽造茲境余曰意者聲之所出也人皆有是意而輕出之均之為鳴也顧所以鳴者異焉兩生之修於家也以聖賢父兄為師友以山林臯壤為城闕以禽魚花木為賓從養之厚然後鳴故其聲有和者有暢者其尤高者幾於雅矣昔從寒翁知兩生工文未知其詩也老漢常憂衣鉢無傳今當雙手交付同字子真合字子

常

張天定四六

前輩作文必有師法昔聞之西山先生曰某掌內制六年每覺文思遲滯即看東坡汗漫則有曲阜晚見趙南塘及余四六曰履常與兄合下由半山入某未免由龍溪入宜不及二君也又曰安得履常與兄對掌乎時南塘方以前館職流落外服余亦浮沈州縣而西山之評如此後南塘果入襍直余亦攝掌贊書年耄學荒散語且懶作四六遂不復有一字張君能甫示余表啓一卷典麗刊冗腐閑淡且姿態無狂瀾

而委蛇曲折行焉不設色而黼黻藻火備焉非近時  
堆故事用全句者所能至也君為吾故人友司鄭公  
子敬之情鄭汪出也王山公四六名世君之學固有  
源流而然歟王山之作與曲阜同一關鍵然就四六  
而論當用西山之法參取坡公則益雄渾變化而不  
可測矣君名天定

方景絢詩

往年主司專尚器數太學補試以周立九府圖法命  
題士非素講多窘倉卒吾鄉前輩方君景絢武子奏  
賦魁天下有塲屋盛名既擢第迺不得年終于梧州

郡掾余少時聞其南中題壁五言云明月照齊州玉  
龍棲歆起壯士腸夜回寒衾潑枕水常歆訪其他作  
不可得老矣識其猶子實孫子汝玉從來遺草而記  
錄不全前五言亦顛倒其先後蓋為六丁者取本者  
多矣

方汝玉行卷

四六家以書為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  
而不善融化流為重濁二者胥失之近時學者多宗  
梅亭梅亭者李功父侍郎也憶余少遊都城子西山  
先生坐上初識之時功父新擢第歆應詞科西山指

後村先生全集  
榻上竹夫人戲曰試為竹夫人進封制可乎功父須  
史成章末聯云保抱携持朕不安丙夜之枕展轉反  
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稱賞今人但誦其全句對  
屬以為警策功父佳處世所未知也全句尤能累文  
字氣骨高手罕用然不可無也噫果留意茲事豈惟  
師梅亭哉先朝精切則夏英公高雅則王荆公南渡  
後富麗則汪龍溪典嚴則周平園其餘大家數尚十  
數公而歐蕪又四六中縛不佳者方君汝玉示余四  
六一卷庶幾有志者因書以勉之

何謙近詩

前編猶有輕而疎者此編則斤量加重經緯加密如  
南嶽篇之押韻采審論之命意瓦餅作之鍊句此舊  
大有力量功夫中間短章絕句皆然淳佑辛亥首春  
晦日天晴老眼稍明既用朱筆摘出警語又題其後  
何生勉之向上更有事在

趙孟頫詩

詩必窮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煅煉始精  
粹趙君安中未冠中春官出門行順境而卷中佳句  
清拔流麗它人描擢胸腎嘔出心肝形容不得者君  
獨等閒片語通盡非非窮而工未老而就不思索而

高深不煅煉而精粹者天成也或以人力為之雖勉而不近矣然有天資欠學力一聯半句偶合則有之至於貫穿千古包括萬象則非學有所不能君所聞於師者詳矣奚待余言

周夢雲詩文

余晚居田間聞人談鄰郡戶曹之庶審之則周姓而傍名術人也心竊識之既而有示余以詩文三卷者審之則戶曹父也以行誼為鄉先生名夢雲字茂瞻余讀盡三卷作而曰斯人之有子也宜哉茂瞻詩師康節流出肺腑不以煅煉斲珣累氣骨其學由闕

洛以達洙泗發之於文皆然而又貴名理而賤利祿喜冲淡而厭詳競有隱君子之風術為今在馮人物萃焉自頃者鶯零落山川寂寥於是著作徐君秘書郎留君掌故劉君迭以直聲矯節相唱和蓋孟子所謂一國與天下之善士而並見於一鄉盛矣哉茂瞻父子既自為師友復與二三君子同里麗澤之所滋泉芳之所襲雖茂瞻老矣不獲施毫芒於斯世然家庭有美子可教里巷有佳友可交遊不亦人生之至樂乎

胡計院七思詩卷

七思之作意度即奏出於張平子之四愁但平子所  
思周於東西南北四方萬里之遠似乎高虛胡君所  
思不出於疇昔瑩憲雪案尺寸之地字字切實夫樂  
富貴惡貧賤人之常情方隱約而棄華軒之慕則有  
之矣既顯融而憶短檠之味未之見也胡君之賢於  
人遠矣

趙崇彪詩

委齋以嘉熙間通守於莆與其民相爾汝視其士如  
親戚余時與方德潤王實之皆聞退杜門而通守顧之  
良厚秩滿邦人郊餞君慨然曰吾歸不復出矣聞者

未以為信也既而君果不造朝再食雲臺祿以終蓋  
君忝莆時年甫五十七壯志未衰榮途在前其植立  
之高决裂之勇有今人之所難者君仙本已久余乃  
見君詩一卷熟復而深味之其恬淡靜退之念盖平  
日根着於心非涉中年倦遊連危機傾陷有所激發  
而然也卷中往往有與余三人往復者追念疇昔君  
與德潤實之不可復作余益衰暮形槁心灰方且顧  
懸徘徊為世僂笑數月間乞祠者六乞挂冠者再而  
未遂夫可以來而不來與可以去而不得去余於是  
有愧于君多矣君雖不至顯仕諸郎各以才學自奮

必趨必趨有聲宗庫其所立未可量也君名崇彪字伯虎委齋其自號云

韓氏舊聞

國朝父子繼居台鼎者韓氏呂氏南渡後史氏繼之然太申公已不為當時諸侯所與史氏又不必論惟相臺之韓奕葉濟美魏公有大勲勞於社稷儀公相建中初以隻手挽回壞局室馬呂於虛墓起鄒陳於竄誦黜陟罷行一時稱快不幸布掣肘撓權京奮臂覆美公以直道去而黨禍再作諸家交遊子弟愛憎任情紀錄失真如河南邵氏汝陰王氏若謂公有德

於京者按京元豐從官歷汴抗雍蜀大方而豈以帥魏為德乎公自首相黜削名黨籍其後章俊與布先還職秩獨公至堯後章未盡長子叩閭遂併獲譴京固德公者乎余讀曾子開諫其兄之書未嘗不拊卷而嘆曰此國家治亂之機括亦韓曾曲直之斷索也至中興詔贈公太師易名忠定諸家紀錄之誣益不足辨矣自有國以來父子名德相望衰衣蟬冕接武原廟脩食大烝韓氏一門而已儀公子多賢少鄉蚤忤時相晚陷黨部濰州握節死守全家殉義少鄉子樞密左司皆為渡江名公鄉昔李繁為鄴侯傳而

呂氏亦有中國春秋左司所次舊聞記先世瑩域則  
動故國永泰之感述前輩言論則起正始風流之慕  
叙江浙流寓則發新亭風景之嘆非直為韓氏私書  
也初少鄉負文名集經兵火賴此編聞見一二焉左  
司曾孫識來收溫陵既新忠獻堂因刊舊聞附於魏  
公家傳後蓋韓氏之盛與 宋匹休幾若周召之於  
周矣

方至文房四友除授四六

以文為戲其來久矣南朝諸人有驢加九錫文組謝  
官表皆不悅脫俳体及毛穎傳出亦戲也然其繇辭

似易傳贊真似左傳史記不類假合而成者于時士  
或大笑雖裴度未免譏議所謂讀之如捕龍蛇搏虎  
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者惟柳子厚一人而已夫文  
猶奕與射然奕以智射以力國奕智在數着之先庸  
奕不知也國射力中百步之外庸射不及也是故機  
鋒相近則服地位相遠則慕此子厚所以異於大笑  
者歟昔滎陽相作四友除授制誥表啓林直院肅翁繼  
之余嘗效顰而不得髣髴方君至年甚少而亦擬作  
其用事造語往往有二公所未道者信文字之樂無  
窮而人材分有限也挑燈細讀老眼為明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六

此山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六  
 其不...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六  
 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六  
 以...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六  
 為...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六  
 以...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七

題跋

西山帖

右西山先生為其邑子陳君適書課程如此先生夢  
 奠後二十年陳君道甫以示某念昔受學於先生誨  
 言在耳遺編在笥雖心力記憶未忘然目力昏花不  
 能讀耳誦先生欲專不欲雜欲精不欲多之語為之  
 慨然陳君於學不以先生在亡為勤惰它日必能為  
 師之傳人

為徐國錄跋西山帖先生帖



前一帖乃嘉定癸巳冬先生再守溫陵時也後一帖乃端平甲午春自溫陵帥福唐時也先生為天下文章宗師而州家莞記獨屬之仲晦茂功其言曰再留泉一年無所獲惟獲二雋士時仲晦從元樞曾公往建江間帖中所謂退之從晉公是已先生於仲晦卷卷如此而仲晦不翕翕附和方且獻四規先生至款銘之極几皆賢於人遠矣此昔余昔參先生謀議所自擊者後二十年先生墓本已拱士有未嘗聆馨歎經指授而托先生以平世媒身者至於真為先生品題印可者往往流落江湖埋沒山林不願求知於世

猥曰西山門人滿天下能辨其真贋者少矣仲晦方牧南郡茂功猶待禮部試先生謂二雋且不偶如是士之遇不過果有命哉余晚受明主異知親近矣終不能稱胡母生薦施讐而本師交誼薄甚矣故題二帖之末以識余愧

管生字說後

括古郡也管名族也名宗道字景孟者佳士也有文學志趣多識當世聞人為景孟字說者一二公皆余所敬余無以復加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者於上句曰仰慕也下句曰景大也以景為慕似是顛

倒其義西山先生初字景元後改景為希是矣然孝  
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則自唐以來承襲已久古人  
多引上下文互相發明雖通用可也或曰孟亞聖也  
學者以是倫擬然歎余曰昔宋齊拉字起回時人譏  
之云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起亞聖以為字若齊與起  
則斷斷不可學者師孔孟而已不慕孔孟當慕何人  
景孟勉之

何絕制詩

先朝武人能詩者有曾翰賀鑄劉季孫南渡以來有  
劉翰潘檉其警句皆膾炙人口今又有何君所謂出

乎其類者然使人稱詩名不若使人誦詩句蓋詩名  
在人類古可以遊談致詩句入人肝脾不可以虛譽  
傳也何君勉旃

坡公書韓詩

韓詩蘓字希世寶也按惠州圖經松風亭在彌陀寺  
後山之顛所謂潮士吳許二君吳當是子野許當考

吳堯投函書後

先朝稍於科舉尺度之外拔士徐禧駒以上書至侍  
從鄧肅以良嶽詩擢諫官玉山吳堯屢詣闕上封事  
陳諫詩屢報聞而已前余承乏後省見韋布函函已

奏御付下者如山未有過嘗合者雖指出諸公無顧省者豈非先朝上書者少易於拔尤取穎近歲上書者多難於扣戶拜官歟孟浩然曰不才明主棄杜肅曰尚憐終南山君雖屢報聞猶皇皇斯世不舍學甫者也非學浩然者耶

余氏回以齊銘

西山真文忠公竹隱傳忠簡公道義名節人也然於給事余曰訓子之四字侍郎陳公省座之一銘拳拳服膺如此彼以新貴加舊德以後生議前輩者宜少愧矣昔余先君與給事同朝屏間半面至今不忘後同

鄭子敬方乎若訪侍郎於仙遊以八九翁十翁而雞黍止客清談竟夕歲月幾何余陳真傳皆已仙去君實蓋給事之子侍郎之婿蚤擢世科工詞翰諸老期之甚遠僅終於一縣令君實子新連江尉亢宗出此軸念余陳二老余鄉前輩也真傳二公余師也君實余友也拊今懷昔為之慨然亢宗字德明能踐大父之訓外大父之銘則君實不死矣

跋聽蛙方氏帖

歐蔡二公帖

二府方與客食從官至不得通朝廷之體也參與來

黃雀鮓牛尾狸於三司使朋友之好也二物易致而東府無之亦可見當時在外者不以方物為苞苴居中者不以昂寶改清儉惜不使近世公卿見之蔡公與筆工信求散卓且寄絲鞵勒帛與之前輩克勤小物如此

蔡公十帖

此十帖雖一時試筆游戲然備真行草隸之体内一帖云顧少連以笏擊姦臣裴延齡改實以笏擊朱此蓋公至大至剛之氣發於翰墨者如此段太尉名上一字與公父名同偏傍故不書公於八法無所不學

如鍾紹京歸登輩皆嘗習玩所以書為本朝第一昔桓溫見簡文謚議曰此安石碎金也余於此十帖亦曰此蔡公碎金也

坡二帖

余嘗攷坡公先至惠而南圭後至以前一帖觀之稱荔支龍眼柑橘之珍相續日望公來同樽俎之樂益信余言之不謬後一帖諾諾南圭早膳之招又云幸遣白直數人見取可見前輩居是州斂縮省事之意赴郡集旋借人肩輿若平居則竹笠杖藜與黎秀才翟夫子春夢婆輩相爾汝是豈權貴之所能害烟瘴

後村先生全集  
之所能元哉坡與南圭帖散落四出此帖在其族孫  
立之家尤可寶立之名審權

古靈帖

古靈此帖云蒙富相公薦召試其始進由富公也又  
云如入館中須供職二年可得外任歸鄉富公當朝  
而古靈豫決歸與以富公進不以富公留也五叔叔  
一貧儒然古靈執子姪之恭特甚召試則曰皆教習  
之力歲歛則曰某貧窘未有寸祿以及叔叔又曰願  
叔壽考百歲得少致奉養意何其孝謹而忠厚也頃  
見涑水公與兄書云然昔王濟目湛為癡叔沆文通

蚤貴呼存中為叔叔古靈之罪人也

曾文帖

曲阜公書咄咄通唐徐浩本朝坡公

江民表帖

遺直江公立朝大節與鄒陳相望然為弟公亮求銀  
網以參選似未能免俗者烏虜此人之至情也江公  
惟其自厚於倫紀如此所以能諫佑陵之厚於倫紀  
歟末一帖云諸公見憐除一小壘闕尚遠當在宣和  
初起守廣濟軍時

又

翌日偶讀呂紫薇作公墓誌云公避地至京京城舊有第宅以黨人不敢入國門鄭丞相居中為白上除知廣濟軍此帖所謂浙東餘黨尚熾浙西未為奠居臘寇未盡平也諸公見憐謂鄭相達夫也公自崇寧貶竄白首流落鄉國亂離厄窮至矣然寓京城二年梁師成欲一見而而不可得當時貴人有呼師成為恩府先生者得不少愧乎

李趙二相帖

當炎紹初王室艱虞風塵瀕洞危亡之慮迫矣二相方叢天下憂責然忠簡猶不忘賞好文字如此忠定

猶不忘遊戲翰墨如此見獨之詩不傳忠簡所謂高古者不可得而見德久之節不終忠定風雨鷄鳴之望孤矣他人稍濟貴任都忘舊學二相已居台輔不廢雅道江左王謝不得專美於前矣

呂紫薇大慧帖

儒者率嘲梅釋氏而韓公尤甚或欲火其書或欲冠其顛余謂靈師飲百錢醉花月文暢北遊邊慕裘馬葷酒俗髡爾宜為韓嘲侮若大顛稍識理道解外膠膠則有不可得而嘲侮者矣珪泉二僧僧中鸞鳳也呂紫薇歎其可與共飲而不得共飲為可痛惜然紫

微惟待珪果如此使遇靈暢其嘲侮豈減於韓公哉  
果公與蔡中郎子應為方外友往返書帖不呼官或  
呼道友或呼靈岩山下大脫空百十年前尚有此事  
其後士大夫益自尊大緇流益自卑屈不復然矣

陳懶散帖

懶公此詩此字使才翁子美見之必有逼我太甚之  
嘆

黃牧四六

文章於道為小友四六又文章中之小技然自唐  
以來朝廷大典冊率用此體不習則不工顧今之

士有科舉之累多未暇焉間有留意者儕輩非笑之  
曰是子工外學夫均之為雕蟲迺以其施之於場屋  
者為內學施之臺閣者為外學四六之衰也宜矣故  
有字面突兀不安者有對偶偏枯者有蹈襲陳腐者  
有堆故事泥全句而乏氣骨者有渙散不相貫屬者  
繩以前作魯曾未涉楊劉徑蹊况敢望曲阜東坡廬陵  
半山之藩乎余諸文皆不工四六尤荒拙暮年併與所  
謂荒拙者廢忘之矣里人黃君未知其然錄示新舊  
作二帙二鍊字造語妥帖而不突兀新奇而不陳腐  
君年甚少若老於翰墨場者余退情無可語君而君

請不已竊謂能用事而不為事束縛能用古人語如自語者筆力也能使一篇意脉貫屬而不渙散者意也意高則筆力從之矣君請益余曰其追琢如玉斧之修月其融化如獺髓之滅瘢其屬對如新婦之偶參軍尚有欲言者且止君名牧字景淵

臞軒王卿帖

樵士朱致遠出示臞軒王卿遺墨三幅余讀而嘆曰士大夫方其坐黃堂稱太守也賓客唯諾僚屬奔走相尊奉唯恐後一旦上印綬而去敬者慢譽者毀至有袖瓦礫以送之者臞仙去樵十年墓木已拱而樵

人寶藏其翰墨如此亦異矣三帖一勸朱公賑糶二錄所作勸糶糶詩三托印坊書可見其私交也朱君名亨祖樵之望族

趙崇安詩卷

前代宗室嗜章句者如楚元王父子皆從申公白公受詩陳思王詩高於建安七子唐詩人尤推賀白本朝全盛時貴顯而負詩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而南塘遂為一代騷人之宗余少交紫白嘗接南塘議論故江湖吟人亦或謂余能詩顧詩豈易能哉崇安明府趙君寶示



余新舊詩二卷氣骨清拔音節諧暢其合處往往流出肝脾不待聳肩捩髀而或者惜其出稍晚不及與芝白商確復未經南塘品題若余者本空疎加老病雖智足以知君詩之美然力不足以為君詩之重姑題其末以示木鐸者之采君名時鏢

周從龍長語

余生晚不及見晦庵先生識其高弟楊吏部馬李宏齋馬王勉齋馬不及見象山先生識其高弟楊慈湖馬袁潔齋馬周君之生又晚於余去前一輩人益遠然余自童至耄於諸老之書不敢添一字注脚君

乃能會粹洙泗闢洛精微之言融液鵝湖異同之論往往闡新義而助師說昔孟氏有豪傑凡民之辨余早從諸老始銳終老情遂為塗人之歸凡民也君坐進此道後發先至豪傑之士也

李洞齋梅供詩卷

故少蓬洞齋李公有梅花癖花時必張譙名梅花供自號供主一郡之騷人墨客皆集焉觴詠流行公倡客和興酣歌聲出金石或命搗漁陽柝吹鐵蘆以節之所作皆自紀年積而成卷公翰墨擅天下蓋為紫微紅藥人主人而深藏組麗毫芒不試老於澗谷與

花為友然猶不能數年而供主仙去矣世間浮榮天  
於公既有所虧欠矣外物清事亦復靳固如此何哉  
為之掩卷太息

再題林合詩

余嘗以寒齋方魏野林逋以子真方邵子閑然士各  
行其志不必皆以隱為高子真與其乃翁既列於隱  
逸矣子常尤工程文方當唾手取先龍學公寶章公  
煥章公靖安府君世科而近士詩文亦有超世絕物  
之意昔君家和靖不娶無子然方教弟子宥擢甲科  
宥子大年為侍御史以介潔稱和靖身深隱未嘗欲

其子孫之俱隱也然則子真為閑子常為宥而大年  
林氏父祖之所望也奚必如雲夫父子皆為少微星  
哉

方汝一班史贊後

昔孔氏論三子曰果曰藝曰達論子產叔向曰遺愛  
日遺直孟氏論伊尹夷惠曰任曰清曰和皆以片辭  
而盡矣人之平生太史公始人各為傳傳後又各  
系以己見謂之贊然不可勝贊故有合數人而為一  
贊者視聖賢大費辭矣班范於贊尤不苟班步驟史  
記而不覺相犯范自謂贊是吾史傑思無一字虛設

今觀二書於一代公卿大臣人品之賢佞經生學士道術之純駁仁人志士出處之精微與夫外戚宦官姦雄夷狄禍亂之顛末傳所不能該者必於贊發之往往中其肺腑而得其骨髓方君清卿讀班贊若有遺恨者又各以己見系其後多數百言少亦一詩或為史所譽而見疵或為史所擯而取節或潛德久湮而深嘉屢嘆或隱慝未彰而奮筆直書或一語之乖謬或一行之謫曲雖其人之骨已朽必繩以春秋之法讀之使人汗出余謂班氏記帝拜牀下問灾異安昌侯自顧年老愛子念孫不敢言王氏及載博山侯

望董賢車塵趨拜所以形容二人情態甚於朝市之捷矣清卿追咎光禹平當公孫祿馬官彭宣之流筆力雖勁乃是按前史已陳之迹斷千古未盡之罪謂之森嚴可也謂之小恕亦可也然使為善者知可以暫蔽虧而不可以終磨滅也為不善者知可以漏一時之天網而不可以逃千古之筆鉞也補史家議論之闕遺佐王政賞罰之不及其有益於世多矣清卿既卑班書必及范史東都大臣莫寬於李杜莫貴壽於胡趙范贊李杜如琨玉秋霜胡趙如糞土與孔氏干駟餓死之論合范亦有能言者矣噫責人易責己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一百一十一  
難當二漢諸人沉酣富貴烏知班范秉筆議其後哉  
班范文藝雖富志節靡終焉知如清卿者又秉筆議  
其後哉清卿歷評前人且議舊史則立節必固著書  
必無可疵無使後有作者復得秉筆而議也

跋蔡忠惠公國論要目真蹟

此十二條以公奏議攷之諸疏皆不著年月但去冗  
篇中稱仁宗廟號則知其治平間為三司使時所  
上也公在諫省方三十餘立節高而持論峻及此則  
年事高世故練其所僚畫字字忠實以養兵百二十  
萬為自古所未有以磨勘法行能否無辨為大獎以

阿附為邪佞又以邀虛名賣直譽為巧詐蓋此十二  
條非獨先朝與今人之通患實千萬世國家之藥石  
人主之龜鑑也夫子之履魏公之笏後代寶之况公  
諫草乎見其行草妙絕不減羲獻乎余請觀累年以  
還墨林

王用和行卷

秦溪多名人余曩時識悅堂吏部清而嚴識信齋處  
士博而約識留耕參與弘而毅此二三君子皆以賢  
聞於世而不以詩名也王君用和行四方取友余曰  
東家不有夫子乎其人雖亡然其流風遺書猶有存

者子歸而求之它日所造詣所植立將有在於詩之外矣

方實孫經史說

曩余見場屋之作及古律詩長短句知君之豪於文也別數年聞君以其所著易說獻於朝始知君之邃於易也俄又聞君以布衣入史局預聞纂修之事又知君之長於史也書成進御自監修大臣至諸史官皆被醲膏時相以君累上春官欲令免省奉大對遽以風聞報罷君浩然西歸示余讀語孟詩書中庸大學各一帙西銘解太極說各一帙史論一帙允世儒

白首燈窓殫精覃思所不能通解者往往立談造詣一覽融會前輩有問劉通原讀到漢八年末者有欲挽伊川入山讀通典十年者識劉顛於史程灝於經也君生李世之後而欲集先賢之長志大而才高豈非吾黨之畏友乎漢五經皆立博士諸儒各名一經不雜治惟大儒舒向三數公兼通焉如賈山輩見謂涉獵矣易至王荆公春秋至胡文定書至呂成公其說密矣或者乃曰介甫易吾一日可著百部朱氏於胡李二家之書猶未能無疑焉若史學則自范史唐鑑胡氏管見朱氏綱目之外可助此三事者未知其

幾家也此事當篝燈煨芋共下十年工夫余既眊荒君又行後姑題諸卷之末以俟他日商榷

龍眠畫四天王

以下三篇為  
椒孟芳作

世言畫神鬼易畫狗馬難此論殊未然自古至今畫神鬼者多矣唐惟一道子本朝惟一伯時入神品它名筆皆不逮孟芳此軸得之福唐官所故家物也其畫天王大神通大威猛之狀與夫侍女之妍將吏之武兵械之盛不施丹繪而紫映巧妙變化恍惚觀者莫知其作如何下筆非伯時不能作也余所寶伯時圖秦龍氏二幅比此軸規模布置物色筆意皆酷似

借觀久之以還孟芳

楊補之詞畫

藝之至者不兩能善畫者不必妙詞翰有詞翰者類不工畫前代惟王維鄭虔兼之維以詞客畫師自命虔有三絕之名本朝文湖州李龍眠亦然過江後稱楊補之其墨梅擅天下身後寸紙千金所製梅詞柳稍青十闕不減花間香奩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詞畫既妙而行書姿媚精絕可與陳簡齋相伯仲頃見碑本已堪寶玩况真蹟乎孟芳此卷宜顏曰逃禪三絕

花光梅

曩余為宜春守謁仰山祠閱廟中藏寶見楊補之梅花障子其枝幹蒼老如鐵石其葩蕊芳敷如玉雪信乎名不虛得也郡人言神尤寶愛有位者或借觀越宿不還輒現變恠後為鄭德言銘墓其家以補之評作梅蘭梅竹石四清圖六幅潤筆與廟中障子筆意畧同蓋補之畫梅花尤宜巨軸花光則不然直以矮紙稀筆作半枝數朵而盡畫梅之能事此卷就和靖八詩各摘二字為梅傳神為和靖箋詩花光得意之作也未有鄭南明跋甚佳余亦有梅癖者然善畫不

如花光補之二詞翰不如和靖簡齋未知此跋視鄭老何如耳

二大父遺文

右二大父遺文十卷附錄五卷史記考異五卷太守監丞眉山宋公之所刊也公下車尚賢而崇教既新三先生祠復謂某曰吾將求君家隆乾間諫草遺文使與艾軒之書並行某追惟二大父沒時先君及諸父皆幼所著書多為人取去及長而收拾則散亡畧盡時於里中故家得半幅片簡惟季父習靜翁得年最高盡平生心力纂輯成編著作公之文十居其九

諸父之言曰麟臺公沒信安傳舍中故遺藁尤少有  
春秋比事二十卷別為書此十卷內如手錄近事數  
則得之林微猷家林公題其後云為同年劉著作治  
後事於几案間得其手書如此遂筆之答呂太史帖  
論郡政得之呂巽伯喬年陸放翁與曾卿原伯帖稱  
主司劉某天下偉人故足以傳伯恭得之曾溫伯黥  
二帖某至今珍藏麟臺公卷內省試春秋首篇及送  
英郎中序答三傳策各一篇希仁弟續求訪而得者  
賢太守既自題其編矣某敬識其傳後

退齋遺藁

先君平生為文最多嘗手選初筮時所作為兩帙又  
命小吏抄為選入時雜著僅十帙皆克遜弟珍藏及  
使淮浙官事鞅掌文字或令其代勞某去仕江西先  
君始擢二奉常厯起居郎舍人遷吏侍凡舉按官吏  
奏疏已見進故事之類其遠官皆不及知先君屬疾  
急來省觀遂罹大故創痛深鉅忍死扶喪南歸而輜  
重書籍皆留先君親吏家奴相家不幸其家殘于火  
書遂羽化念先君之文不少概見于世前所謂兩帙者  
十帙者克遜弟沒藏書數櫥悉斷爛不可讀宜搜故  
篋偶有小冊載丙寅丁卯對劄謚議及為浙漕時律



詩數篇立螭時賀郊祀慶成詩一篇而已克剛弟之  
子質甫偶錄得一卷徃徃皆初筮之文暮年老筆不  
可得而見矣合新舊之作得古賦一古律詩二十六  
奏劄五謚議四書五四六十九代論事四薦士一此  
直先君泰山一毫芒耳然已失者不可追僅存者尚  
可得也某猶記先君為考功嘗覆議故李大府尉顯  
忠謚忠襄在奉常乞以周必大留正二相配饗光  
宗及某繼貳奉常訪覆謚議及論配饗既老吏皆死  
故牘亦不存矣可勝嘆哉時遜剛二弟皆已逝迺與  
季弟克永刻之家塾以示子孫繼此訪求有得當

附益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丹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八

題跋

崔菊坡與劉制置書

清獻與文肅書如此可見當時路帥事關帥之禮時  
嘉定甲戌也後四年戊寅余從制帥尚書李公行邊  
清獻猶在楊李公盛陳兵衛入境清獻以素對數十  
人過揚子橋來謁李公寓維揚館月餘清獻每白事  
必減駟從屏呵導先至幕府見余輩或問清獻公方  
岳重臣奈何執禮如小侯清獻曰某昔為郎官李公  
上某自代今體統當然况情誼予文肅亦薦清獻者

前輩於知己禮敬終身不衰今人不復能然矣然此特禮文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持論臨事則各行其志有毅然不苟同者嘉定懲創丙寅丁卯輕舉中外以再和為幸而清獻告文肅謂聘使往來人情懈弛必至之憂在於旦夕宜急修守備以待不旋踵其言皆驗虜先犯淳光清獻又勸李公持重俄而我出泗上師失利虜大入廟謨以咎李公議擢清獻代之俾續和議先以貽書諭上意清獻力言虜垂亡不可和李公不可去後李公聞而嘆曰若他人必擠而奪之矣明年余出幕清獻自揚召歸遂入蜀余晚使粵庶復見

清獻道舊至則已薨嗟夫功名之際人各着鞭雖士推越石亦未能免而清獻處心無競若此蓋世之所未知也昔者聞之西山先生可為制帥者可為宰相謂其度量能容受氣力能負荷而已上頃以相印起清獻豈此意今大使秋壑賈公跋毀稱清獻制邊事如燭照數計壑公建淮閩十年忠勞百倍於清獻之時而懷賢服善了無毫髮矜功伐能之意西山可以相之語清獻未及為之事不在斯人者乎曩余得清獻翰墨甚多懶惰不能收拾今篋中尚有數紙而文肅之孫應雷能珍藏此書因以疇昔身履目擊者

題之卷末應雷方為壑公辟客兵間舊事不可不知  
陳正獻家 御札二軸

阜陵命相多矣惟張忠獻公陳正獻公尤有天下之  
望方忠獻之視師於外也上對郡臣語必稱魏公及  
正獻之釋位而去者所賜奎畫一則曰陳少傅二則  
曰陳少傅豈非所謂禮大臣者歟二公當國皆不久  
而上眷終始不替它相雖秉鈞持衡多歷年所往往  
未去已厭去則亡之矣烏虜二公植立建明之際  
進退出處之間固有以起人主敬畏之心而然與

巽嶽降靈圖

鬼神其服御供帳鹵簿儀衛往往倖於王  
余謂百神皆受職於朝皆當以品秩為等級古五  
嶽視三公竊意輿服宜用上公之制然自唐至本朝  
神既加帝號則此卷則龍駕帝服者非僭也頃見  
龍服所繪東皇太乙雲中君與此本筆意畧同決非  
俗子摹搨者

趙南塘洪平齋湯晦靜遺墨

右三山陳君天定藏南塘趙公二跋一為陳了翁論  
刑和叔疏藁一為韓子蒼逸詩而作五帖皆與其弟  
臨中者跋不待贅語帖中如論通鑑綱目疑義甚精

評臨中詩尤森嚴可畏噫析理至朱氏完粹矣而不肯苟同煨詩至臨中精審矣而不少假借西山真類如此公與余翰墨尤多余詩不逮臨中遠甚公有雪騎追窮漠風颿颿轉廣津之褒又簡余曰兄才有宜於古文而專用於詩四六斷而小之可惜又曰兄文有法度某不能及豈非恕於友而嚴於弟歟卷末又有平齋洪公晦靜湯公帖此二公皆余故人皆與南塘交遊者三君子寧木已拱余雖僅存然耆舊凋謝歎談前事無復人矣陳君他日試呈似今常平使

者湯公秘書必有以發其感慨

尤溪趙珪廷策

尤溪趙君肖翁示余丙辰廷策一編首尾八千餘專以乾常二卦奉對其析義理極精其辨忠邪條治亂極沉着痛快其規切君相極忠憤憂愛

於庚

寅是歲方二十七而危言老氣律率如此昔人以杜牧居第五為屈乙科第九得無少屈君乎漢唐策士於廷多矣如朝錯公孫弘牛僧孺之流皆哀然首不旋踵取卿相然邇其言以求其心千載而笑未已其粹然出於正浩然有所守者江都相爾

平布衣爾本朝策士於廷亦多矣自葉祖洽非先烈  
以合時好迄宣靖一甲子間無直言入南渡百餘年  
求其可繼董劉二子者橫浦張公黼梅溪王公輔窮  
達繫一時之命賢佞有萬世之論君其益講學益進  
德以錯弘僧孺祖洽自鑒以董劉張王四君子自勉  
使後之評君子者曰是真能踐其言者

起余詩草堂詩

余為童子時嘗閱一編遍機鋒不起遂不復閱久  
本因肅翁直院舉一二篇余意終未領會肅翁答余  
於此詩匆匆草草遂托坐中老士人訪舊本皆無之

即能誦一二聯一日有携小冊來者視之  
乃此集也讀之三日機鋒不起與六十年前無少異  
詩貴苦思精鍊集中諸人可謂思之苦鍊之精矣其  
間警句及體帖親切後生可學者已擷取之矣肅翁  
尤稱駐蹕山乘月登樓腐草化為螢三數篇今觀駐  
蹕山 首都不說山在遼東亦未足形容虬髯帝武

盛如云舉頭驚日近滿自覺春還又云好語從  
天下榮名落世間鬼神驚科賜草木頓開顏畧不近  
傍蹕字山字乘月登樓第三第四句云鳥啼人瘁柳  
人上月明樓似乎別造上句以偶下句而不相貫屬

又云刁斗聲無勇家山淚欲流此二句說胡騎也然  
非下面送聯則華我無辨矣亦詩病也別一首云誰  
門長嘯外胡騎一時收殊淺弱腐草化為螢之篇寒  
光忽獨醒按獨醒出處乃醉醒之醒似押未倒元質  
云起余草堂詩皆不體帖以印本考之每篇各有批  
抹不知何人之筆但去取皆當又於編首注云此集  
多脫体不着實題令擇其分曉可學者存之又云起  
余雕鏤太過險怪尤其甚則是當時已有此論非奴  
奴草草考之不精也因記少時見老儒孔初平誦杏  
壇詩我來餘禮樂人去獨林壑之句往往泣下此二

句去杏壇甚遠莫曉感泣之由以類求之如望祀蓬  
萊云雲歸還寂寞日落更徘徊不見蓬萊墮淚碑云  
涕零遊憩北望斷莽蒼基不見碑志士思煠云良時  
天不再前事水空流不見秋活計一張琴云蕭條終  
日趣寂寞古人心不見琴口伐可汗云沙磧三年戍  
秋風一夜寒不見題句雖佳如不切何肅翁深於詩  
者當更與商確

趙倅與灞條具軫腹事宜狀

淳佑辛丑余待罪廣東漕一日經畧劉直卿侍郎約  
議事至則出容劄相書言謀報難謀由交趾趨邕宜

有旨令帥整戢軍馬漕積聚錢糧以俟調發時杭相  
李公初薨山相獨運余始識軫腹二字與直卿谷  
條所見以復命余言漕計僅支吾目前若欲隨軍餉  
糶路非令項科降恐緩急之興得祠牒五十道既而  
諱報 余召去所得祠牒未用也自辛丑而復幹  
腹之 若緩若急將信將疑歲歲如此至去冬所傳  
愈響或言難已滅大理窺我邕宜或言已越思播闢  
我沅靖或言襄閩以重兵禦於黃平寨我師不利聞  
者相顧失色周知虛實且不識黃平寨為何處郡通  
守 曰我知之衆聳聽君因歷歷言其處所

及傍近阨塞險要履如家舍他日出一卷書示余蓋  
君曩為靖倅被聞檄行辰沅靖三郡條畫幹腹故積  
也始者衆謂由思至沅中間犄惹溪最險由播靖至  
中間黃平寨最險宜於二處屯君不憚勞苦身履目  
擊圖繪以獻且言二險雖可恃然不可屯兵者五深  
入主地無糧可困陸餉既艱水運又絕一也寨屋村  
甍馬所取其二也靖入黃平八百餘里沅入犄惹五百  
餘里置孤軍於生界之外聲援不接三也二處號為  
險峻僅通一人一騎然其下私小路亦多四也官軍  
與生 錯居之久之必不相安五也靖之管內土名



旺溪又名地生省一路曰鬼叫衝沅之管內土名平溪又名便溪乃思播透入之路皆有險可守且去郡不遠可相應接此數處或已有寨而兵少宜增戍或傍近有寨而無助或有險而無備宜創寨君以檄按行淳佑丁未也嗟乎幹復之傳久矣余出嶺十八年君去靖亦一紀矣使山相及後來善帷幄建旗鼓者因謀言自治其內結諸蠻為強援練土丁為精卒藩籬厚根本固勿勞師費財可也奈何玩習苟且憂其急而妄動幸其緩而自寬急則匆匆抽摘虛北實南戍者大半死瘴癘不返又下令支郡皆築城清野

處驟動緩則一籌不畫自始至終墮虜狡謀至今以疆場之憂上勤宵旰執事者失策甚矣余每謂吏道世務皆可以智力勉強惟邊事非習則不知方今名卿才大夫甚衆求其軒豁喜功名機警善籌策老成更事變如君輩絕少精進若人於朝雲中功級虛實可止輦而問也西域山川險易可聚米而圖也廟使之滯於司馬長史以老歲月豈非進退人物者之貴哉君將解組造朝乃書卷末而歸之

居厚弟詩

右居厚弟送勳姪赴瀆試詩初居厚與兄志學場屋

齊名相踵推弟志學得年僅三十一無子居厚命勳  
繼之昔我叔父小麟臺公舍子而任弟於是勳本生  
父審淵老死布衣居厚為兄立後而命以官不屬他  
人而屬審淵之子家法也天道也勳於居厚昔為再  
從子今為從子事叔父當如父必共其教令友壻弟  
當如同產必極其思意然後無負於叔父之選立余  
老矣因勳訪別語之曰汝父汝叔俱奮孤童 束書  
徒步走京師應試於時皆用狹於汝裘馬險於汝卒  
能中黃甲還青氈汝雖清貧汝父汝叔微時稍泰矣  
夫仕之通塞命也巧力不與焉試之得失藝也工則

中之焉汝勉之非惟汝二父之望亦老伯之望

黃孝邁回六

四六必有新意必有警聯新意謂不經人道者數言  
聯謂可贈炙人口而不戟人喉舌者雪洲黃君示余  
表啓各六篇爾然新意橫生自出胸襟警聯叠見去  
陳腐友朋中華力及君者極少余讀而愛之嗟夫不  
龜手之方一也或以封或以不免於泝游統駢儷之  
作一也或尚方賜潤筆金或掃閣載寶玩而君挾所  
長游四方裘馬竄羸棲棲為諸侯客豈非泝游統之類  
歟昔王初寮汪浮溪微時代人表牋已為世傳誦厥

後終為詞臣君勉之

再題黃孝邁短長句

十年前曾評君樂章  
耄矣復覩新腔一卷賦梨花云  
一春花下幽恨重重  
又愁晴又愁雨又愁風  
水仙花自側金卮臨風一笑  
酒客吹盡恨東風忙去  
薰桃染柳不念淡粧人冷  
又云驚鴻去後輕拋素纜  
杳無音信細看來祇怕藥仙  
不肯讓梅花俊暮春云  
店舍無烟關山有月  
梨花滿地二十年好夢  
不曾圓合而今老都休矣  
其清麗叔原方回不能加  
其綿密駁駁秦郎和天也瘦  
之作矣昔和凝貴顯時稱  
曲子相公

韓偓抗節唐季猶以香奩為累  
惟本朝廬陵臨淄二公於高文大冊之外  
時出一二存於集者可見也  
君他文皆工余恐其為樂章所掩  
因以箴之

恭跋 阜陵御書韋詩

右韋蘓州五言古體十二首  
乾道天子親灑翰墨以賜古相  
陳正獻公者後八十有四年  
正獻孫增出以示臣奎畫既妙  
韋詩絕佳希世之寶也  
郡中讌集云自慙居處崇未覩  
斯民康西齋寄友云郡公方雲  
集獨余所寂寥任有憂民之心  
退無競民之意觀稼云倉廩無  
宿儲徠役猶未已方慙不耕者  
祿食出閭里

蓋故故不忘之義此乾道天子之所以嘉獎而為之肆筆也

恭跋 思陵書韓翃詩

春城飛花之句不獨德宗喜之我光堯亦喜之使翃生於炎紹亦必為詞臣矣光堯御書便面滿天下此廼卿家陳魏公家藏可寶也

黃戶曹梅詩

和余百梅絕句者二十餘家昔戶曹和在諸人之後無一句一字與諸人相犯如天籟消沉斗柄斜繞枝忽起護巢鴉素娥青女新梳洗來聞寒梅半夜花如白

毘禪巾白石龕踟躕無迹越山庵朝朝拱立罔明手昨夜看梅處小參如杯間翠羽啄枯槎邂逅孤筇次水涯飛過小溪留教語殷勤報有隔橋花如何須更辨傷春謗歲歲飄零不及春如劫顰可魍醜張玄妹競爽宜為束哲兄皆冥搜精煨他人不可擬摹若夫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君三舍矣夫學莫難於進莫易於畫進者如抹電之駿瞬息歷三十二城畫者如逆風之舟終日溯洄而不離舊處詩亦然以君之才加以年輔以學必大勇猛精進而未止萬象將困君陵暴梅特詩中一物爾

林通議遺墨

王融林氏自著作平六傳而至通議大夫格是生龍  
學林氏始大又四傳而至寒齋龍學忠節見於史金  
紫寶章寒齋三世行誼見於余所述墓誌惟通議而  
上文獻無所考詳故老言通議大父仲廉父伯材皆  
為里大儒通議五薦於鄉由特料為建州理掾此詩  
為題云新耐黃親奠新塋誦身先失父母祿止及妻  
兒之句不洎之悲使人涕下通議遺墨僅此片紙余  
從寒齋二子同合借觀錄而藏之初龍學在母族人  
云夢祖塋華表金書云遇百生珠玉既而龍學生於

已百而寒齋亦然昔人設首丘之喻以不去鄉井  
奉墳墓為孝孔氏世葬孔林羸博之事蓋不得已而  
然後世有宦遊不能歸者老泉葬蜀長公葬汝少公  
葬穎歐公亦不克返隴岡今林氏十一世松楸相望  
歲時子孫灑酒掃松一日可匝同合又各為生墓距  
父祖宅兆一牛鳴間爾烏虜感哉

紹興獎譽詔

公之乞挂冠樓前也或謂公為全身遠害計爾嗟夫  
中書舍人以書行詔令為職時二凶執國命所謂大  
詔令今日上自稱皇太弟而與子也改建炎為明受

也明日褒崇二凶也遣使和虜也止勤王之師也擢王世修而貶張德遠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書行此等詔令非公之所能也公之去豈不壯哉彼以揮翰如飛書行惟謹者為是則公之去非矣當時自朱丞相而下順承二凶莫敢少迂護曰陳平誅呂荀爽圖卓亦然前輩論平勃視陵且有愧色况爽輩有謀而未遂乎明懦迹平勃視陵且有愧色况爽輩有謀而未遂乎明受之變賴天祚宋張呂倡議於外李邴鄭毅正色於朝龍李公寧去不踐其廷本強折衝不崇朝而六龍出照扶桑否雖有百未藏一如之何哉秀水閒居錄

非笑勤王諸公若以為無寸勞者惟我光堯遭時艱厄洞見群臣情態朱公冊免呂張迭相李鄭柄用余讀紹興改元十月四日詔書云林適當苗劉作過首先致仕不出可除龍圖閣直學士以龍其節昔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光堯此詔榮過華袞以致仕不出為節異於或者之論公得此可以流芳於萬世矣始鄒道鄉南竄惟公以一大學生祖道後放廷試得胡澹庵帥鄉閩同邑鄭公介夫猶亡恙公屏旗纛步屨至其廬假謁甚謹在掖垣請官介夫之後致公本末其大者既卓然有立其小者亦奇偉如此

周天益詩

君生於福而僑於劍人皆公產臨流以居望之如劍  
在圖畫間然多水患壬子溪漲至冒城郭君之草廬  
毀焉其家蕩盡獨索其詩來訪余余為作詩勸緣後八  
年復至曰吾廬雖復舊觀然年益長身益窶溪山風  
月雖美如飢何余問別後何所為君又出橐中詩數  
倍前作余語君曰使君之家空窶漂搖屢拮据而未  
定者溪誤之也使君之身世栖栖然浪走於江湖見  
遺於塲屋者詩誤之也意君厭且倦矣將改圖矣而  
君尚戀溪不忍去耽詩不輟吟人固有嗜好與世如

是之相反哉昔天台林景思詩家前輩號雪巢近有  
同人劉某亦號雪巢建陽劉叔通考亭高弟號溪翁  
君亦號溪翁余嘗戲劉君與景思爭巢今君又與叔  
通爭溪耶然景思叔通詩皆行世君其勉之

黃珩和梅絕句

黃戶曹祖潤既和余百絕其族父珩亦繼作凡詩以  
千首如一首為易以一筆兼衆體為難以衆句叙一  
事為易以一句貫一篇為難君所作首首不相犯句  
句皆自鍛若粹衆長借他手而成者尤善於借彼明  
此縮多為少其警句云豐鐘散盡曉雲遮我欲伸寬

玉帝家青女一身都是膽年年隨下月偷光又云真  
色果無描畫法漢人枉是殺毛公又云一雙白鶴騎  
馮往十萬青蚨散即休吟透何郎早春句輸他占射  
得揚州始謂戶曾為侍林之英妙不知君家又有癡  
叔也慶冲武子未易優劣

种甫姪四友除授制

此題安晚倡之竹溪和之後余聯作已覺隨人脚跟  
走矣既而胡御叔獻及倉部各出奇相誇里中士友  
如林公拱方至黃牧競求工未已然至止有許多事  
用了又用止有許多意說了又說譬如廣場卷子雖

畧改頭換面大體雷同文章家之大病也有張端義  
者獨為四友貶制自謂反騷然材料少邊幅窘非善  
辭令者种甫姪此作殿諸人之後余覽之曰世皆以  
列於楚辭者為騷殊不知荀卿之相賈馬之賦韓之  
琴操柳之招海賈哀溺乞巧諸篇皆騷也同一脉絡  
同一關鍵而融液點化千變萬態無一字相紀至此  
而後可以言筆力若疾走不如夸父治容不如西子  
未免於學步焉傲顰焉警策處僅勝衆作慢善處反  
為衆作所勝其如勿為杜公云詩是吾家事余亦云  
四六是吾家事著作公似歐蘓小麟臺公似楊劉然



皆不獲用世若余蕪拙兩以詞臣而無一篇可傳神  
也有志茲事宜博覽且精思他日院吏脫脫勅使口  
宣有掃閣受潤筆之獲而無依樣畫葫蘆之誦不獨  
為吾父祖爭氣亦為汝伯刷恥四友特小除受爾吏  
有大典冊在

真寔遺文

聽蛙翁身九尺如張鶴相公而歛起無風雲之會年  
八十如魯申公而高蹈無春耜之辱余小翁七歲以  
凡事不敢以交友也暇日出編書示余曰先君子  
昔多論著未嘗蓄藁今所存者絕少吾子方網羅放

失賞好文字獨無教語以寵嘉之乎余袖歸讀之得  
古文六古詩十二律詩百三十一雜文二十六侃侃  
乎父師之容鑿鑿乎典訓之言簡而盡訥而辨若不  
經意而窮天下之思索若不修辭而極文章家之妙  
巧大篇短章皆然蓋玉州甫子甫里先生之流顧使  
之淳湛於閭巷老死於山林卑壤朝無伯休之召使  
失兩生之名反復遺文為之慨嘆余不及識君而識  
其兄特魁名鑄字仲京君名銓字叔平別號真寔聽  
蛙翁名審權字埝子奕世皆龐厚長者

方元吉詩

君家詩境公詩天材奇逸筆力宏放亦書卷撐腸  
柱腹英華發外而然又周遊天下南轅湘粵北輒汴  
燕縱覽祝融扶胥太行黃河故揮毫之際如有神助  
余嘗有吾言二十韻題其集若武成詩得於天資於  
書者足歷而目擊者皆不及翁直以冥搜精斲有所  
悟解每一篇出伸白李蕃華皆驚異水心南塘二老  
各待以小友余嘗誌其墓其父子僂去今踰三紀於  
海豐今君元吉亦接為詩甫賦多而詩少與君同嗜  
好者不三數人皆推讓君君益自喜叢藁欲十陪於  
煮瀑投陪於南冠桂林諸藁君不能盡抄前數年出

舊作近又出新吟各一編示余余病眊不能徧覽大  
率飄逸者學詩境輕清者學武成可謂善學矣君  
才固高然年少而仕淺書果檮柱歟游覽果周徧歟  
氣說而思敏人未一字我已數首果冥搜歟果精斲  
歟君以為已然耶未也昔魯茶山以詩示呂紫微呂  
病其無新意未晦庵請呂詩則曰居仁論詩要字字  
響後來詩都都啞了君試以此二說就叢藁中擇其  
無新意者啞者不似此詩境父子者去之又去之去  
之盡則有新意者字字響者似詩境父子者出之它  
日為別一編老漢當為君重說偈言君方氏字文甫

元吉名也於詩境公為叔祖於武成為從伯父武成自號煮深庵

陳公儲作山龍自跋詩皆精妙戲題其後

伯時馬公儲龍追列缺掣空濛挾電電驅雷風裂石出  
天通藝雖工命則窮

喻景山例畧賦集句詩卷

往年復齋陳公有重名士多遊其門而喻山君景山游號重客余數於復齋坐上接其緒論間過余劇談於書無所不通所著有經史例畧賦每一書率以律賦一篇括之亡友王卿寶之嘗欲序而傳之不果尤

善集句所資取非一家凡古今大詩人小家數之作皆默記或即事或對客感觸之頃歛唾而成如裴度用蔡人臨淮代汾陽一指揮間莫不受令非若郭家之竊向秀紹威之儲江東楊斷諸人之搢捨義山而已復齋嘗病例畧賦啓學者忘心實之曰誦之則記憶愈精字何急之有君素嗜陶韋荆公詩自謂平生無一句近傍因嘆筆力猶弓與秤分寸不能強故作之詩絕少而集句特多可謂博精學精識之士矣後三十餘年君之子汝楫袖君集句詩一卷示余內三十餘首君自緝餘汝楫所錄行楷姿媚外人不辨其

為義為獻也與之語才學不減乃翁憶初識君風骨  
清眸鬚髯漆黑汝揖貌與髯惟肖而皤然雪白矣然  
則余之愈衰愈左亦可憐也已

王實之與喻淮東

矐軒磊磊落落所謂眼空四海神遊八極之表者而  
加敬於鄉前輩卷卷訪求其遺書如此彼互鄉童子  
欲與先生並行黃吻少年而輕訛宿士見此當皆汗  
頽泚矣

楊公節論語講義

當赤白囊父馳戎馬滿郊之際蓋辨士說客奇材劍

俠奮發功名之秋楊君方挾朱氏四書與其伯父信  
齋禮書游行之四方術迂而計左矣昔管幼安客遼  
東虞仲翔在交州皆研究經學開門授徒近世尹和  
靖譙天授先生亦轉仄兵間卒為大儒先賢皇皇  
汲汲於學不以時危世難而少報也君行矣安知斯  
世無為君紫金臺者

通上人詩卷

余自杖屨免歸屏居荒村面壁九年門無貴客惟游  
於方之外者辱臨焉然閩僧多白首未嘗行脚又未  
嘗參叩大善知識與語不過曰某剎虛某貴人與某

官善書可求利可得也主人急起洗耳客不樂而去  
 人因謗曰後村不喜僧一日有天台通上人入謁余  
 問來意通曰無他平生有吟癖袖所作詩兩卷請余  
 評之其言異於閩僧余修容加敬徐讀兩卷幽閑澹  
 泊如不設色之畫不摻之羹有自然色味昔兜率悅  
 語張無盡公對某說禪猶某對禪說文章余病髦耄  
 文章不及無盡通足跡滿江湖金山靈隱天竺天目  
 育王名山皆遍遊諸方大善知識皆飽參既說禪又  
 說文章異時勇猛精進禪不到悅詩不到惠勤道潛  
 地位不止也

後村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八

第 3543 /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2

26

號 18026 樂  
 年 8 月 11 日  
 學 時 課  
 天 課  
 數 課

不

